

第四章 好梦难成

目光朦胧，月色苍白。

狗已窜入黑暗中，人头犹在哀呼：“救救我……救救我……”

没有头的人也还在哀呼：“还我的头来，还我的头……”

凄厉的呼声此起彼落。

风在呼号，伴着鬼器。

无论谁看到这景象，听到这声音，纵然不吓死，也得送掉半条命。

楚留香没有。

他的人突然箭一般窜了出去，去追那条狗。

“无论你是人是狗，只要在我饥饿时给了我吃的，在我疲倦时给我地方睡觉，我就不能看着你的头被狗衔走。”

这就是楚留香的原则。

他一向是个坚持原则的人。

狗跑得很快，一眨眼就又没入黑暗中。

“但无论你是人是狗，楚留香若要追你，你就休想跑得了。”

有些人甚至认为楚香帅的轻功，本就是地狱中学来的。

掠过竹篱时，他顺手抽出了一根竹子。

三五个起落后，那条衔着人头的狗距离他已不及两丈。

他手中短竹已飞出，箭一般射在狗身上。

黑狗惨叫一声，嘴里的人头就掉了下来。

楚留香已掠过去拾起了人头。

冰冷的人头，又冷又湿，仿佛在流着冷汗。

楚留香忽然觉得不对了。“波”的一声，人头突然被震碎，一股暗赤色浓腥烟从人头里射了出来，带着种无法形容的臭。

楚留香倒下。

无论谁嗅到这股恶臭，都一定会立刻倒下。

夜露很重，大地冰冷而潮湿。

楚留香倒在地上。远处隐隐的凄厉的呼声随风传来，也不知是犬吠？还是鬼哭？

突然间，一条人影自黑暗中飘飘荡荡的走了过来。

一条没有人头的人影。

没有头的人居然也会笑，站在楚留香面前“格格”的笑。

突然间，已被迷倒的楚留香竟从地上跳了起来，一把抓住了这“无头人”的衣襟。

“嘶”的，衣襟被扯开，露出一个人的头来。

卜担夫。

原来他有头，只不过藏在衣服里，衣服是用架子架起，若非他的人又瘦又矮，看来当然就不会如此逼真。

那颗被狗衔去的头呢？

头是腊做的，里面藏着火药和引线，引线已烧着，只要能算准时间，就能算准引线的长短。

他时间算得很准。

所以人头恰巧在楚留香手里炸开，将迷药炸得四射飞散。

他什么都算得很准，却未算到楚留香还能从地上跳起来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卜担夫脸上的眼睛、鼻子、眉毛、嘴，仿佛都已缩成一团，就像是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似的。

楚留香却笑了，微笑着道：“原来你酒量不错，看来再喝几杯也不会醉。”此时此刻，他居然说出这么样一句话来，你说绝不绝？

卜担夫也只有裂开嘴笑笑，身子突然一缩，居然从衣服里缩下来，就地一滚，已滚出好几丈。

等他身子弹起时，已远在五六丈外。

楚留香脱口道：“好轻功！”

这三个字说出，他的人也已在了六五丈外。

卜担夫连头都不敢回拼命往前窜，他轻功的确不弱，若非遇见楚留香，他是可以逃走的。

不幸他遇着了楚留香。

他掠过竹篱，楚留香眼已将追上他。

谁知楚留香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又看到院子里有个人在梳头。

星光朦胧，月色苍白。

卜阿鹃正坐在月光下，慢慢的梳着头。

这次她当然没有把头拿下来。

她的头发漆黑光滑，她的手纤细柔美，她的脸苍白如月色。

她身上只穿着件紫罗衫，很轻，很薄，风吹过，罗衣贴在身上的，现出了她丰满的胸，纤细的腰，和笔直修长的腿。

风中的轻罗就像是一层淡淡的雾。

轻罗中晶莹的躯体若隐若现，也不知是人在雾中？还是花在雾中？

他并不是君子，却也不是瞎子。卜阿鹃忽然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还没有死？”

楚留香也笑笑，道：“我还是人，不是鬼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那迷药不灵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迷药很灵，只可惜我的鼻子不灵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那种迷药的厉害我知道，就算没有鼻子的人也一样要被迷倒。”

楚留香又笑笑，道：“就算没有鼻子，头也不会那么轻。”

卜阿鹃眨眨眼，道：“你是不是一发觉那人头太轻，就立刻闭住了呼吸。”

楚留香又笑道：“也许我什么都没有发觉，只不过运气特别好。”

卜阿鹃也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近来运气并不好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。”

卜阿鹃嫣然道：“交了桃花运的人，运气都不会太好的。”

楚留香不由自主又摸了摸鼻子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交上了桃花运？”

卜阿鹃笑道：“因为你不但有双桃花眼，还有个桃花鼻子。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幸好我的手不是桃花手，所以你能好好的坐在那里。”

卜阿鹃眼波流转道：“你的手很老实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希望我的手不老实？”

卜阿鹃咬着嘴唇，道：“你的手若真的老实，就过来替我梳头吧。”

楚留香不说话，也不动。

卜阿鹃用眼角瞟着他，道：“你不会梳头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的手虽老实，却不笨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不喜欢替人梳头，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有时喜欢，有时就不喜欢，那得看情形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看什么情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看那个人的头是不是能从脖子上拿下来。”

头发光滑柔美，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缎子。

楚留香忽然发觉替女孩子梳头也是种享受——也许被他梳头的女孩子也觉得是种享受。

他的手很轻——

卜阿鹃的眸子如星光般朦胧，柔声道：“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，楚香帅从不会令女人失望，以前我一直不信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卜阿鹃回眸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我相信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还听人说过我什么？”

卜阿鹃眨着眼，缓缓道：“说你很聪明，就像是只老狐狸，世上没有你不懂的事，也没有人能令你上当。”她嫣然接着道：“这些话现在我也相信。”

楚留香忽然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但现在我自己却已有点怀疑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哦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今天我就看见了一样我不懂的事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人头怎么会说话？”

卜阿鹃笑了，道：“不是人头在说话，是卜担夫在说话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明明看见那人头说话的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并没有真的看见，只不过有那种感觉而已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那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卜担夫小时候到天竺去过，从天竺僧人那里学会一很奇怪的功夫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什么夫功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天竺人将这种功夫叫做‘腹语’，那意思是他能从肚子里说话，让你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”

楚留香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学问倒真不少，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学不完。”

卜阿鹃嫣然道：“你现在已经够令人头疼的，若全都被你学了去，那还有别人的活路么？”

楚留香笑笑，忽又问道：“看来卜担夫并不是你的父亲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否则我怎会直接叫他的名字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他是我的老公。”

楚留香拿着梳子的手忽然停住，人也怔住。

卜阿鹃回眸瞟了他一眼，嫣然道：“老公的意思就是丈夫，你不懂？”

楚留香只有苦笑道：“我懂。”

卜阿鹃瞟着他的手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听说他是我的老公，手就不动了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只因为我还没有习惯替别人的老婆梳头。”

卜阿鹃笑道：“你慢慢就会习惯的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我认为这种习惯还是莫要养成的好。”

卜阿鹃吃吃的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怕他吃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嗯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他又打不过你，追也追不着你，你怕什么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不喜欢看到男人吃醋的样子。”

卜阿鹃眼波流动，道：“他若不吃醋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天下还没有不吃醋的男人，除非是个死人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想他死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话是你说的，不是我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嘴里说不是是回事，心里想不想又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她似笑非笑的瞅着楚留香，悠然道：“其实只要你愿意，他随时都可能成个死人的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淡淡道：“只可惜我还没有养成杀别人老公的习惯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为了我你也不肯。”

楚留香不回答。

他从不愿说让女孩子受不了的话。

卜阿鹃道：“莫忘了他刚才本想杀了你的。”

楚留香眨眨眼道：“要杀我的人真是他？”

卜阿鹃忽然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接过楚留香的梳子。

楚留香道：“你在叹气？”

卜阿鹃叹道：“一个人心里难受的时候，总会叹气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很难受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嗯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为什么难受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因为我本不想你死，但他若不死，你就得死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！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不信？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因为我总觉得，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。”

卜阿鹃悠然道：“但也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困难。”

她忽然扬起手里的梳子，道：“你知道这梳子是什么做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木头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木头有很多种——据我所知，大概有一百种左右。”

楚留香在听着。

卜阿鹃道：“这一百种木头，九十几种都很普通。”

她又笑了笑道：“普通的意思就是没有毒，你用的一种木头做的梳子替别人梳头，要死的确不容易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的梳子呢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我这梳子的木头叫‘妒夫木’，是属于很特别的那种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有什么特别？”

卜阿鹃没有回答这句话，却轻抚着自己流云般的柔发，忽又问道：“你觉得我头发香不香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很香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那只因我头发上抹着香油。”

楚留香目光闪动，问道：“香油不是也有很多种类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对了，据我所知，香油大概也有一百种左右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其中是不是也有九十几种都很普通，无毒？”

卜阿鹃嫣然道：“你怎么越来越聪明了。”

楚留香笑笑，道：“你头发抹的，当然又是比较特别的那种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完全对了。”

楚留香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怎么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呢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我这种香油叫‘情人油’，妒夫木一遇着情人油，就会发出一种很特别的毒气，你替我梳头的时候，这种毒气已在不知不觉间沁进入你手上的毛孔里，所以……”

她又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慢慢的接着道：“最多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你这双手就会开始腐烂，一直烂到骨头里，一直要将你全身骨肉都烂光为止。”

楚留香怔住了。

卜阿鹃微笑道：“你说我这种杀人的手法妙不妙？只怕连无所不知的楚香帅都想不到吧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杀人法子倒真不少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今天你就遇见了两种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前两天我已经遇见了好几种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不是觉得每种都很巧妙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的确巧妙极了。”

他忽然也笑了笑，淡淡的接着道：“虽然都很巧妙，但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好的活着。”

卜阿鹃悠然道：“只不过是到现在为止而已，以后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以后的事谁知道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！”

卜阿鹃道：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用的这种法子不但最巧妙，而且最有效。”

她微笑着，接着道：“你就算可以随时闭住呼吸，总不能连毛孔也一齐闭住吧？”

楚留香点了点头，长叹道：“这么看来，我已是非死不可的了！”

卜阿鹃道：“所以我心里很难受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既然这么难受，为什么不让我活下去呢？”

卜阿鹃眼珠子转了转，道：“你若想不死，只有一种法子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去替我杀了卜担夫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去杀他？”

卜阿鹃幽幽叹息着道：“我虽然并不是什么好女人，但谋杀亲夫这种事，我还是做不出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以为我做得出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他既不是你朋友，也不是你老公，你要杀他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除非你认为他那条命比你的命重要。”

楚留香又开始在摸鼻子。

卜阿鹃忽然道：“你最好赶快决定，否则毒性若是发作，后悔就迟了。”

她神气越悠闲，就显得情况越严重。

楚留香想必也很明白这道理，所以赶快问道：“我现在去还来得及？”

卜阿鹃笑了笑，道：“楚香帅轻功天下无双，我倒也知道的。”

楚留香苦笑：“只可惜他现在早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，我怎么找得到他呢。”

卜阿鹃笑道：“知子莫若父，知夫莫若妻，这道理你都不懂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知道他在那里？”

卜阿鹃淡淡道：“一个女人若连自己老公的行踪都不知道，简直就不如去死了算了。”

她很快的接着又道：“你刚才来的时候，总看到那条山泉了吧？”

楚留香点点头，卜阿鹃道：“好，你只要沿着泉水一直往上游走，就会看到一道瀑布，后面有个很隐秘的山洞，他一定就躲在那里。”

楚留香沉吟着，道：“我若杀了他，你就肯拿解药给我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不错，用他的人头来换解药，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吃亏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但你为什么一定要他的命呢？”

卜阿鹃冷冷道：“这个故事你回来时，我也许会告诉你，现在你还要问，只怕就来不及了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只问最后一句话，你是不是一定会在这里等我，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当然。”

楚留香果然连一个字都不再多说，掉头就走。

只见他人影一闪，已远在六七丈外，再一闪就没人影了。

卜阿鹃显得有点吃惊，仿佛想不到楚留香答复得这么痛快。

“楚留香岂非从来不杀人的么？”

“但愿天下绝没有真不怕死的，他也是人，当然明白自己的性命无论如何总比别人的珍重得多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卜阿鹃就笑了，笑得非常得意。她一向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呆子，要男人上当直比刀切豆腐还容易。

直到今天，她才知道原来连楚留香也不例外。

楚留香不但上了当，而且上了连环当。

第一：卜担夫根本不是她丈夫。

第二：卜担夫根本不在那瀑布后的山洞里，现在早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

第三：这梳子本是很普通的木头做的，她头上抹的也只不过是种很普通的茉莉花香油。

第四：世上根本就没有“妒夫木”和“情人油”这种东西，这种稀奇古怪的毒物，也许只有在鬼话故事里才存在。

第五：她要楚留香到那瀑布后的山洞里，只不过是耍他去送死，无论谁单独闯进了那地方，都休想还能活着出来。

“男人好像天生就是要给女人骗的，女人若不骗他，他也许反而会觉得浑身不舒服。”

卜阿鹃开心极了，也得意极了。

她觉得自己不但做功很好，唱功也不差。

男人若是遇见了一个唱做俱佳的女人，简直只有死路一条。

卜阿鹃披起件比较不透明的衣服，从屋后牵出了楚留香骑来的那匹马，

飘身上马，打马而去。

她忽然发觉在月下骑马原来也很有诗意。

夜已很深，星已渐稀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女人孤单单的走在如此荒凉的山路上，总不是件很愉快的事。也并没有什么诗意。

卜阿鹊心里的诗意早已不知飞到那里去了，只觉得风吹在身上，冷得很。

“三月的风为什么会这么冷。”

她紧紧拉起了衣襟，嘴里开始哼起了小调。

她歌喉本来很不错的，但现在却连她自己听来也不太顺耳。

“三月里来百花香，杜鹃花开在山坡上……”

山坡上没有杜鹃花，事实上，山坡上连一朵喇叭花都没有。

转过一处山坳，连月光都被遮住了，一棵棵黑黝黝的树木，在风中摇晃着，就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影子。

风吹着木叶，马蹄踏在石子路上，的答，的答，的答……就好像后面还有匹马在跟着。

她几乎忘了这本是她自己这马匹的蹄声，渐渐地她甚至已觉得后面有人在跟着。

她想回头看看，又生怕真的看到了鬼。

若是不回头去看，又不放心。

好不容易才壮起胆子，回头一看——

风在吹，树影在动，哪有什么人。

明明没有，但她却偏偏又好像看到了一条人影在她回头那一瞬间躲入树后，身法快得简直就好借鬼魅一样。

“世上那有身法如此快的人，除非是楚留香。”

计算时间，楚留香现在早已应该进了那山洞，说不定早已被山洞里那些怪人砍下了脑袋。

“现在他说不定已经就成了无头鬼，而且还是个糊涂鬼，连自己为什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

卜阿鹊又想笑了，但也不知为了什么，就是笑不出来。

楚留香活着时已经够难缠的了，若真就成了鬼，那还得了。

卜阿鹊拼命打马，只希望快点走完这条山路，快点天亮。

忽然间，风中飘飘飘飘的传来了一阵哀呼声！

“还我的头来，还我的头来……”

一阵风吹过，树上好像摇摇晃晃站着条人影，有手有腿，身子也是完完整整的。就是没有头。

卜阿鹊全身的毛发倒竖了起来，想瞪大眼睛看清楚些。

但她的眼睛一眨，那没头的鬼影子也不见了。

“还我的头来，还我的头来——”

哀呼声还是若有若无，似远似近的在风中飘动着。

这呼声本是卜担夫用来吓楚留香的，她本来觉得很好玩。

现在，她才发觉这种事一点也不好玩。

她衣裳已被冷汗湿透。

忽然间，黑影一闪，经马头上掠边。

还是那条没有头的鬼影子。

这匹马一声长嘶，人立而起，卜阿鹃本来可以夹住马鞍的。

她骑术本不弱。

但现在她两条腿却好像有点发软，竟被掀下了马背，一跤重重的跌在路上，眼前冒出金星。

再看那条鬼影子，又飘到了另一株树上。

树林在风中摇晃，这影子也随着树在摇晃。

除了楚留香外，谁有这么高的轻功。

卜阿鹃用尽全身力气，大叫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楚留香，你究竟是人，还是鬼？”

影子在树上格格的笑了起来，阴森森的笑道：“当然是鬼，人怎么会没有头？”

卜阿鹃咬着嘴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的头藏在衣服里。”

这影子忽然大笑，道：“这次你总算说对了。”

笑声中，楚留香的头已从衣服里钻了出来。

这证明了一个道理。

有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就是笑话就是闹剧，若发生在你自己身上，就变成悲剧了。

卜阿鹃的两条腿忽然不软了，一跳就跳了起来，用力拍着身上的土，冷笑着道：“你以为你能骗得到我？我早就知道，是你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你既然早已知道了，为什么会害怕呢？”

卜阿鹃恨恨道：“谁害怕？无论你是人是鬼，我都不怕你。”

楚留香眨眨眼，笑道：“那么刚才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人是谁呢？”

卜阿鹃大声道：“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那也没什么稀奇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要什么事才算稀奇？”

卜阿鹃冷笑道：“堂堂的楚香帅居然等在路上装神扮鬼的吓女人，那才叫稀奇，以后我若说出来，丢人的不是我，是你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只看见有人骑着我的马，还以为是个偷马的小贼，怎么知道是你。”

他笑了笑，忽然道：“你本来岂非应该在家里等我的。”

卜阿鹃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呢？你本来应刻在那山洞里的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原因说来就很复杂了，你想不想听。”

卜阿鹃说：“你说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第一，卜担夫根本不是你老公，他也根本不叫卜担夫。

卜阿鹃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楚留香神秘一笑道：“我说的，因为我忽然想起他是谁了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姓孙，叫不空，人称‘七十一变’，那意思就是说他诡计多端，比起孙悟空来也只不过少了一变。昔年本是下五门的第一高手，近十年来，也不知为了什么突然消声匿迹，今年算来应该已有六十三四岁了，只因他练的童子功，所以看来还年轻。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简直就好像在背家谱似的。

卜阿鹃已听得怔住了。

楚留香又道：“就因为他练的童子功，平生没有犯淫戒，所以才能活到

现在，一个练童子功的人，当然不会娶老婆。”

卜阿鹃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想不到连他那种人的事，你也这么清楚，看来你八成也是他一路的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莫忘了别人总说我是盗贼中大元帅，一个做大元帅的人若连自己属下的来历都弄不清，还混什么？岂非也不如去死了算了。”

卜阿鹃眼珠子一转，冷冷道：“只可惜这位大元帅已眼见要进棺材。”

楚留香淡淡笑道：“只可惜我说了第一，当然还有第二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第二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第二，你那把梳子既不是‘妒夫木’，头上抹的也不是‘情人油’。”

卜阿鹃脸上变了变，瞪眼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我说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头上抹的是京城‘袁华齐’的茉莉花油，是这家老店的独门秘方配制出来的，香味特别清雅，所以要卖八钱银子一两，而且只此一家出售，别无分号。”

卜阿鹃眼睛瞪得更大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闻得出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鼻子不是不灵么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我鼻子有时不灵，有时候也很灵，那得看情形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看什么情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看我闻的是什麼，闻到狗屎、迷药时，我鼻子当然不灵，闻到漂亮女人身上的脂胭花粉时，我鼻子也许比谁都灵得多。”

卜阿鹃咬紧了牙，恨恨道：“难怪人说你是个色鬼，看来果然一点也不错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过奖过奖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说了第二，是不是还有第三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有。”

他微笑着接着道：“第三，我忽然想起住在那山洞里是什么人了。”

卜阿鹃眨眨眼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是一家姓麻的人，麻烦的麻，无论谁去惹他们，就是在惹麻烦。”

卜阿鹃冷笑道：“真想不到，楚留香居然也有害怕的人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别的都不怕，就怕麻烦。”

卜阿鹃冷冷道：“只可惜现在你早已有了麻烦上身了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所以现在我只想找出麻烦是哪里来的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难道想叫我告诉你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难道还能不告诉我！”

卜阿鹃道：“不告诉你难道不行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行。”

卜阿鹃的眼珠子转了转道：“我就偏不告诉你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楚留香什么许也不说，突然拦腰将她抱了起来。

卜阿鹃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敢非礼？”

楚留香露出牙齿来一笑道：“请莫忘了我是个色鬼。”

卜阿鹃瞪着他看了他半晌，忽然轻轻的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道：“好，我就让你非礼一次。”

楚留香反而怔了怔，道：“你不怕？”

卜阿鹃幽幽道：“我又有什麼法子呢？打也打不过你，跑又跑不过你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难道不会叫？”

卜阿鹃叹道：“一个女人家，大喊大叫的成什麼体统，何况三更半夜的，四野无人的，我就算叫，也没有人听得见。”

她忽然勾住楚留香的脖子，贴近他耳畔，悄悄道：“你若想非礼我，现在正是好时候，等到天一亮，就没有情调了。”

半夜三更，四野无人，月光又那么温柔，假如有个像卜阿鹃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，被你抱在怀里，咬着你的耳朵悄悄对你说这些话。

你怎样办？

楚留香真不知怎么办。

看他脸上表情，就好像怀里抱着的并不是个大美人，而是个烫手的热山芋。

卜阿鹃一双手将他搂得更紧，闭着眼睛，在他耳朵边轻轻的喘着气。

她在等。

看来楚留香若想将这热山芋脱手，还真不容易。

只不过这热山芋的确很香，香得迷人。

香得就算你刚吃过一顿山珍海味，肚子还涨得要命，也忍不住想咬一口的。

楚留香发觉自己的心也在跳，跳得很厉害。

卜阿鹃媚眼如丝，柔声道：“你还等什么，难道你只会动嘴？”

楚留香干咳两声，道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

卜阿鹃媚笑道：“但你并不是个君子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的确不是。”

他的确已准备放下做君子的权利了，谁知就在这时，路旁的暗林中，突然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
一个穿着黄衣裳的女孩子，倚在树上，吃吃的笑个不停。

她笑得不但好听，而且好看。

楚留香几乎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张洁洁。”

这女孩子实在太神秘，楚留香永远也猜不到她什么时候会在自己面前出现，也猜不到她什么时候会不见。

卜阿鹃已叫了出来：“你是谁？”

张洁洁笑道：“我也不是谁，只不过是个刚巧路过这里的人。”

卜阿鹃瞪着眼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什么都不想干，他非礼你也好，你被他非礼也好，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卜阿鹃道：“那么你就快走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也不想走。”

她吃吃的笑着，又道：“你们做你们的，我难道在这里看看都不行？”

卜阿鹃道：“你凭什么要看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高兴。”

天大的道理也说不过“高兴”两个字。

卜阿鹃已经够不讲理的了，想不到偏偏遇见个更不讲理的。

楚留香几乎忍不住要笑了出来。

卜阿鹃的手已松开，突然从他怀里弹了出去，凌空翻了个身，箭一般扑向张洁洁，十指尖尖，在月下闪着光。

她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就将张洁洁的脸抓得稀烂。

无论会武功的女孩子也好，不会武功的女孩子也好，一打起架来，就好像总喜欢去抓别人的脸。

女人有时的确和猫一样，天生就喜欢抓人，天生就喜欢用指甲做武器。

楚留香倒真有点替张洁洁担心了。

他忽然发现卜阿鹃不但轻功很高，而且出手很快，很毒辣。

他本未想到，像卜阿鹃这样的女人，会使出这样毒辣的招式。

“也许女人对付女人的时候，就会变得比较心狠手辣。”

张洁洁还在吃吃的笑。

眼看卜阿鹃的指甲已将抓到她脸上，她身子才忽然随着树杆滑了上去，就像是一只猫，眨眼间就滑到树梢。

卜阿鹃脚尖点地，也跟着窜了上去。

张洁洁娇笑着道：“这个女人好凶呀，香哥哥，你还不快来帮我的忙。”

她故意把“香哥哥”三个字叫得又甜密，又肉麻。

楚留香听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

卜阿鹃更听得火冒三丈高，冷笑道：“这个女人好不要脸，也不怕别人听了作呕。”

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她已攻出七招。

张洁洁一面躲避，一面还是在笑着道：“不要脸的人是我？还是你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的香哥哥非礼你。”

卜阿鹃连话都气得说出来了，只是铁青着脸，出奇的招式更毒辣。

张洁洁道：“其实你本来也该学学我的，你若也叫他香哥哥，他也许就会非礼你了。”

卜阿鹃怒道：“放你的屁。”

张洁洁笑道：“好臭。”

她一直在不停的闪避，似已连招架之力都没有，突然惊呼一声，转身就跑，嘴里还在大叫道：“这女人的爪子好厉害，若真的抓破了我的脸，将来叫我怎么嫁得出去。”

她在前面跑，卜阿鹃就在后面追。

两个人的轻功都不弱，尤其是张洁洁。

楚留香几乎从未看过轻功比她更高的女人——连男人都很少。

他本来像是要追过去劝架，但想了想，还是停下了脚步。

两个女人打架的时候，男人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站在那里不动，假始能忽然变得又聋又瞎，那更是明智之举。

风吹着木叶，连她们的声音都已听不到。

难道她们两个人全都溜了？

突然间，黑暗中有个人在低低的唱。

“两个女人打架，只有一个能回来……你猜回来的是谁。”

楚留香想也不想，道：“张洁洁。”

果然是张洁洁，她身一闪，已到了楚留香面前，媚笑道：“乖弟弟，你又叫姐姐干什么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是这句老话，你怎么也说不腻的？”

张洁笑道：“我非但说不腻，也听不腻，你就算一天叫我八百声姐姐，我还是一样开心。”

她眨了眨眼，忽又问道：“你开心不开心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有什么好开心的？”

张洁道：“两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为你打架，你难道还不开心？”

楚留香也眨了眨眼，道：“打死了没有？”

张洁道：“你放心，像那么一个标致致的小姑娘，我也舍不得打死她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既然没有打死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张洁忽然板起脸，道：“你问这做什么？是不是还在想她？想非礼她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是那样的人？”

张洁冷笑道：“你难道还是个好人不成了？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们两个一个非礼来，一个非礼去，现场只怕早已非礼得一塌糊涂了。”

楚留香又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我真佩服你，这些话真亏你怎么说得出来的。”

张洁道：“一个女人吃醋的时候，再难听的话也一样说得出来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吃醋。”

张洁瞪眼道：“吃醋又怎么样？……吃醋难道犯法？”

她自己也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道：“其实你就算一定想非礼，也用不着去找她的。”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道：“我还能找谁？”

张洁眼波流动，悠悠道：“你至少还有一个人能找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人在哪里。”

张洁咬着嘴唇，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楚留香看来就像是忽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大笨蛋，眼睛也发了直，东张西望的找了半天，才皱着眉喃喃道：“奇怪我怎么看不到……”

张洁恨恨的瞪着他，忽然一个耳光掴了过去。

她出手实在快，快得令人躲不了。但这次她却失手了，她的手已被楚留香捉住。

楚留香道：“你若真的想打我，出手就应该再快一点。”

张洁似笑非笑用眼角瞟着他，淡淡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打不到你？你以为你真能抓住我的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难道不是你的手？”

张洁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呆子，你难道看不出这是我故意让你抓住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故意？为什么？”

张洁垂下了头轻轻道：“因为我喜欢你拉着我的手。”

她的声音又温柔，又甜蜜，在这静静的晚上，从她这么一个人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就像是世上最美丽的歌曲。

楚留香的心也开始溶化了，就像是春风中的冰雪。

就在这时，张洁的手突然一翻，扣住了楚留香的腕子，另一只手立刻随着闪电般挥出，重重的向楚留香右脸上掴了过去。

她娇笑着道：“这下子你……你总躲不掉了吧……”这句话并没有说完。

楚留香的心已溶化，但手却没溶化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一来，张洁洁挥出来的手又被捉住。本已扣住他腕子的手也被捉住。

张洁洁只觉得他一双手好像连半根骨头都没有。

楚留香微笑着，淡淡说道：“这下子你还是没有打着。”

张洁洁恶狠狠的瞪着他，瞪了半天，目中渐渐有了笑意，终于咧嘴一笑，嫣然道：“其实我根本就舍不得打你，你又何必紧张呢？”

这又证明一件事。

老实的女人不一定可爱，可爱的女人不一定老实。

只要你觉得她可爱，无论她说的话是真是假，你都应该相信的。

否则你就不是个聪明的男人，也不是个活得快乐的男人。

楚留香现地并不快乐。

因为他虽然很想相信，却又实在很难相信。

张洁洁一直在盯着他，忽然道：“看来你好像并不太信任我。”

楚留香笑了笑，道：“我能信任你么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害过你没有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没有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对你好不好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很好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没有害过你，又对你很好，你为什么不信任我？”

楚留香回答不出所问，所以他只有回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天大的道理也说不过我不知道。

你就算能说出一万种道理来，他还是不知道，你对他还有什么法子？

张洁洁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是个不讲理的人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天下不讲理的人，本就多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。”

张洁洁眼珠子转了转，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来得很巧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的确很巧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你想不出我怎么会找到你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的确想不出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好，我就告诉你，这只因我本就一直在暗中盯着你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当然也并不知道你往那条路走，幸好有个人告诉了我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谁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就是三岔路口上那又白又胖的小老板娘。”

她又在用眼角膘楚留香，似笑非笑的，冷冷道：“你一定又在奇怪她怎么记得你？那只因她对你也很有意思，说你又英俊，又可爱，又有男子气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出手不太大方，只给了人家两钱银子。”

楚留香又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她现在已经对我这么有意思了，我若再给得多些，那怎么受得了？”

张洁洁冷笑道：“为什么受不了？人家白白胖胖的，一脸福像，而且，又会做生意，又会生儿子，你说她有哪些不好。”

楚留香正色道：“其实她还有点最大的好处，你还不知道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哦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她只卖酒，不卖醋。”

张洁洁道：“这也能算她的好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她若卖醋，醋坛子岂非早已被你打翻，连老本都要蚀光了。”
星更稀，夜已将尽。

张洁洁不知从哪里摘了朵小花，忽而衔在嘴里，忽而戴在耳朵上，忽而又拿在手里玩，好像忙极了。

她这人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，不但手要动，嘴也要动，整个人不停的在动，没有事的时候也能找出件事来做做。

若要她闭上嘴，安安份份的坐一会儿，那简直是要她的命。

楚留香越来越看不透她了。

有时她看来还像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孩子，但有时却又像是比最老的老狐狸还要机灵。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现在我已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了，可是你来找我干什么？”

张洁洁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别人都能来找你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别人来找我，那是想来要我的命，你呢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不想要你的命，我还想留着你跟我对嘴哩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：“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要来跟我对嘴的？”

张洁洁嫣然道：“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毛病。”

她神色忽然变得很郑重，正色道：“我来找你，只为了要告诉你两件非常重要的消息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已经打听出那老头子夫妻俩是什么人了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！”

张洁洁道：“你还记不记得那老太婆手里总是提着样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杆秤。”

那老太婆就是用秤打她老公的。

楚留香眼睛亮了起来，动容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衰公肥婆，秤不离铤。”

张洁洁笑道：“不错，那老头子就是‘秤’，老太婆就是‘秤铤’，两人倒真是名副其实，你简直再找不出一个人比那老太婆更像秤铤的了。”

楚留香并没有笑。

因为他知道夫妻两人名字虽可笑，长得也可笑，其实却是很可怕的人。

张洁洁道：“据说这夫妻两人，本是岭南黑道中一等高的高手，而且手下还有股很庞大的恶势力，只不过，十几年前忽然洗手不干，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，却不知道这次怎么会突然出现的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想必是有人特地请他们出来杀我。”

张洁洁说道：“你想是谁请他们出来的呢？能请得动这种洗手已久的黑道高手，这种人的面子倒真不小。”

她眼珠子转动着，忽又接着道：“那匹骡子的主人是谁，我也查出来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是谁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金四爷。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金四爷又是何许人也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金四爷就是金灵芝的四叔，也就是‘万福万寿园’中最有权威的一个人，你既然去那里拜过寿，想必总见过这个人的。”

楚留香点点头，他不但见过这个人，而且印象还很深。

金四爷本就是很容易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。

他身材并不十分高大，但却极健壮，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，无论谁都休想能将他扳倒。

楚留香甚至还记得他的像貌——一双很浓的眉，双目灼灼有光，留着很整齐的胡子，就是笑的时候，看来还是很有威严。

你随便怎么看，他都是个很正派的人。

楚留香沉吟着道：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那夫妻两就是他请出来的，要杀我的人也是他。”

张洁洁淡淡道：“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只不守说那匹骡子是他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张洁洁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当然有我的法子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张洁洁眨着眼，道：“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因为我不高兴。”

天终于亮了。

他们终于已走出了山区地界，那匹马居然还在后面跟着。

有人说，狗和马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其实他们只不过都已养成了对人的依赖性而已，宁可做人的奴隶，也不敢去独立生存。

张洁洁眼珠子转动着，忽然笑道：“我辛辛苦苦赶来告诉你这些事，你该怎么谢我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发现只有用这句话来对付张洁洁最好。

张洁洁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知道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小气鬼，真要你谢我，杀了你也不肯的，但我若要你请我喝杯酒，你总不该拒绝吧。”

楚留香也笑了，道：“那也得看情形，看你喝得多不多，还看那地方的酒贵不贵。”

张洁洁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幸好我知道有个地方，非但酒不贵，而且还有个又白又胖的老板娘，而且这老板娘还在一心想着你，看来你就算不给钱都没关系。”

楚留香忍不住又摸了摸鼻子，苦笑道：“你真要到那地方去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非去不可，我已去定了。”

还早得很，三岔路口上那个小酒摊却居然已摆了起来。

早上赶路的人本就比较多了。

那愁眉苦脸的老板正在起火生炉子，弄得一身一脸都是煤烟。

那又白又胖的老板娘正铁青着脸在旁边监督着他，好像满肚子都是“下床气”，吓得她手里抱着的孩子连哭都不敢哭。

一看到楚留香，她的心花就开了，脸上也堆出了笑容，旁边牵着她衣角的孩子本已为了要吃卤蛋挨了顿揍，现在她已先将卤蛋塞到孩子嘴里，表示她是个很温柔的女人，很慈祥的母亲。

张洁洁用眼角瞟着楚留香，吃吃的笑。楚留香只有装作看不见。

等老板娘去切菜倒酒的时候，张洁洁忽然附在他耳边，悄悄道：“实在冤枉了她，她虽然很白，却一点也不胖。”

楚留香还是听不到。

张洁洁又道：“你看她皮肤，嫩得好像要沁出水来似的，我若是男人，不论她有没有丈夫，都要想法子把她弄到手的。”她越说越得意，好像还要说下去。幸好酒菜已端上来了，老板娘甜甜的笑道：“今天的牛肉可真是刚卤好的，相公你尝尝就知道。”

张洁洁忽然道：“你只请相公尝，姑娘我呢？”

老板娘瞪了她一眼，勉强笑道：“相公先尝过了，姑娘再尝也不迟。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她已扭过了头，头还没有完全扭过去，脸已板了起来。

张洁洁伸了伸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悄悄笑道：“原来她看着我不顺眼，看来我还是走了好，也免得惹人讨厌。”

她拿起杯酒一饮而尽，转身就走。

楚留香失声道：“你真的要走？”

张洁洁道：“我说过只喝你一杯酒的，喝多了岂不又要叫你心疼。”

她的人已窜上了楚留香的马，打马就走，又吃吃的笑道：“你这匹马先借给我，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还给你，你总不至于小气得连一匹马都不愿借给别人吧！”

这句话说完，人和马都已去远。

楚留香本来要追的，却又停了下来。

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要追人家的理由。

“我既然没害过你，又没有欠过你的，你凭什么要来追我。”

他就算追上去，人家一句话也能把他挡回来。所以楚留香只有看着她去远，只有在那里发怔，苦笑。

只听那老板娘道：“那位姑娘是不是有点毛病？怎么说起话来总是疯疯癫癫的！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她没有什么毛病，有毛病的是我。”

老板娘手里摇着孩子，脸上带着春花般的笑容，眼睛瞟着楚留香，轻轻的咬着嘴唇，悄悄道：“那么你遇见我可真是运气，我专会治你这种男人的毛病。”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忽然站起来。

他已对自己发过誓，只要看见女人对他笑，他就立刻走得远远的。

老板娘好像很吃惊，瞪大了眼睛，道：“相公你连口酒都没喝，就要去了吗？”

楚留香板着脸，道：“这酒是酸的。”

他正想转身，猛听老板娘大声道：“等一等，我还有样东西给你。”喝声中，她忽然将怀里的孩子朝楚留香抛了过来。孩子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楚留香不由自主，已伸手将孩子接住。

就在这时，一旁蹲在地上起火的老板已箭一般窜了过来。老板娘身子也已掠起。

她实在一点也不胖，身子轻盈如飞鸟。

楚留香手里抱着人家的孩子，下面有张凳子挡住他的脚。孩子哭得好伤心，他怎么能将一个正在哭着的婴儿甩开呢？

楚留香当然不是那种人。所以他就倒了霉。

楚留香躺在那里，看来好像舒服得很。

这张床很软，枕头不高也不底，何况旁边还坐着个笑容如春花般的女人，

正在喂他吃东西。

别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羡慕极了。

只有他自己一点也不羡慕自己，除了嘴边能动，鼻子还能呼吸外，他全身都已像堆死木头似的，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
那老板娘手里拿着杯酒，慢慢的倒入他嘴里，媚笑着道：“这酒酸不酸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酸。”

老板娘眼波流动，笑得更甜，道：“我长得漂亮不漂亮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漂亮极了。”

老板娘咬着嘴唇，道：“有多漂亮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比天仙还漂亮？”

老板娘道：“比起那疯疯癫癫的小丫头呢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至少比她漂亮三万八千六百五十七倍多。”

老板娘道：“有这么好的酒和牛肉吃，又有这么漂亮的女人陪着你，你还愁眉苦脸干什么？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道：“因为我害怕，怕你那愁眉苦脸的老板回来，把我卤在牛肉锅里。”

老板娘嫣然道：“你放心，他不会回来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板娘道：“因为我那老板本是借来用用的，现在已用过了，所以就还给了人家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难道连孩子也是借来的？”

老板娘道：“当然也是借来的。”

她忽然拉开了衣襟，露出一双坚挺饱满的胸膛，道：“你看我像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吗？”

楚留香想闭起眼睛都不行，所以只有苦笑道：“一点也不像。”

老板娘微笑道：“你真有眼光，难怪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你。”

她轻抚着楚留香瘦削的脸，柔声道：“你什么都好，就只是太瘦了一点，若跟着我，我一定把你养得胖胖的。”

楚留香看着她的胸膛，实在不敢想她要用什么来养他。

老板娘眼波流动，忽然又道：“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要对你怎么样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老板娘媚眼如丝，忽然又道：“我要将你当做我的儿子。”

楚留香笑了——你可以说他是在笑，也可以说他是在哭。

有种笑本来就和哭差不多。

他的手若还能动，一定又忍不住要摸鼻子了。

老板娘看着他的脸上的表情，笑得更开心，道：“你知道天下最愉快的事，就是做人家的儿子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有个朋友不是这么样说的。”

老板娘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总是说：天下最愉快的事，就是喝酒。”

老板娘道：“你的朋友一定比笨猪还笨，要知道喝酒虽然愉快，但头一天喝得越愉快，第二天也就越难受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难受还可以再喝。”

老板娘道：“越喝越难受。”